

在《珠江人家》中出演粵劇名伶

郭曉婷：

陳立夏是我演過最難的角色

生活中的郭曉婷
受访者供圖



《珠江人家》的陈立夏角色海报



郭曉婷在
劇中的粵劇扮
相

羊城晚报记者 艾修煜

由高满堂担任总编剧、吴斌执导的粤产年代大剧《珠江人家》于近日在央视一套迎来圆满收官。这部展现了浓浓岭南风情的电视剧，融合粤药、粤菜、粤剧等传统文化元素，在央视一套播出期间，其最高收视率突破3%，为观众呈现了一幅生动形象的粤式“清明上河图”。

眼下，《珠江人家》正在广东卫视热播。近日，演员郭晓婷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分享了对剧中角色陈立夏的理解以及塑造角色过程中对粤剧“从陌生到了解”的过程。

A | 談角色：浮萍成长为大树



《珠江人家》的陈立夏角色海报

《珠江人家》讲述了因家庭变故分离的陈山河（杨烁饰）、陈卫（张翰饰）、陈立夏（郭晓婷饰）三兄妹在粤药、粤菜、粤剧领域各自成长，因缘际会下幸得团聚后，兄妹三人一边挽救和传承传统文化技艺并将之发扬光大，一边以饱满的爱国热忱投身抗日的传奇故事。

剧中，郭晓婷饰演的陈立夏一角性格干脆利落，说一不二，喜欢一切新鲜事物。父母去世、兄妹离散后，她被师兄金慧荣（曹骏饰）所救，并被粤剧戏班收留，最终成长为一名粤剧名伶和革命战士。

郭晓婷透露，自己只看了5集的剧本，就被陈立夏这个角色深深吸引，为了表达自己对这个角色的热爱和理解，她特地飞到北京和导演聊了好几个小时：“我非常喜欢陈立夏，我觉得她生命力非常顽强。在动荡的年代她也能一直坚持自己的热爱，保护

和传承粤剧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奇女子！”

在郭晓婷眼中，陈立夏由于幼年遭遇家庭变故，性格底色是“孤独以及没有安全感”的，但她很幸运，遇到了师哥，遇到了疼爱她的师傅，让她在成长过程中得到了爱和保护，也让她在后面做人生重大抉择时格外果敢和有勇气：“我觉得她小时候就像浮萍一样，最终自己长成了一棵大树，这个特质很打动我。她身上有一股很‘倔’的劲儿，这点也跟我本人有点像，对于认定正确的事会格外坚持。”

剧中，陈立夏与师哥金慧荣的感情故事也格外吸引观众。郭晓婷认为：“可能有观众会觉得陈立夏前期比较恋爱脑、比较任性，但我的理解是师哥是立夏的救命恩人，是她跟这个世界重新建立联系的、至关重要的人。我觉得他们之间的情感是很难用师兄妹情或者爱情来界定的。”

B | 说幕后：粤剧小白变“名伶”

出道多年来，郭晓婷曾出演过《步步惊心》《虎妈猫爸》《与君初相识》等大热剧，虽多数是配角，但郭晓婷凭借科班出身的演技收获了不少认可。此次在《珠江人家》中出演女主角，郭晓婷坦言开拍前做了很多准备：“陈立夏在剧中有前中后三个成长时期，心路历程需要用心琢磨，再加上粤剧行当是我从未接触过的领域，所以，我需要做更多的功课。”

粤剧行当考验童子功，没有多年的系统学习，很难演得好。郭晓婷出生、成长、求学于上海，此次要出演粤剧名伶，郭晓婷直言：“陈立夏是我目前演过最难的

角色。”

“我基本上是一个粤剧小白，没有任何经验，一招一式都要从头学起。我先是在网上了解了一些粤剧的皮毛知识，然后又看了一些纪录片，剧组也专门请了粤剧老师让我全面地学习。”郭晓婷称，戏里有好几段不同的曲目和表演，自己除了学习粤剧身段、唱腔，还要学舞刀、耍枪、手袖等技艺，时间紧压力大。

正式开机前，自己学习了两个月，之后，她基本上也是“白天拍戏，晚上进行排练跟学习”。

导演吴斌曾在采访中点赞郭晓婷的刻苦，“休息时间都在练习，实实在在的一套鼓敲下来，连剧院的老师都竖起大拇指，这真的很不容易！”

尽管过程挺艰难，但粤剧的学习过程让郭晓婷觉得非常新鲜，也体会到粤剧演员的不容易。“比如戏曲妆，包完头后时间越长会越箍越紧，几个小时之后就会觉得头疼欲裂，还有大靠（戏曲服装的一种，为武将临战所穿的服装，由多件刺绣与背上的靠旗共同组成，需依靠绳索辅助固定在演员身上）背在身上，也会觉得全身很僵硬，非常酸痛，但这些对粤剧演员来说却是家常便饭，所以我挺钦佩他们的！”

C | 聊花絮：开拍首日上演“兄妹相认”

“陈立夏是刀马旦，成长过程中，她学的戏大多是关于梁红玉、穆桂英这些女英雄的。潜移默化中，这些女英雄深深地影响了她，成为她性格、身体里的一部分。”郭晓婷认为，陈立夏代表了旧时代中追求光明的年轻人，她热爱粤剧，不仅不断追求技艺的提升，更对粤剧的未来发展充满信心。能够饰演这样一个角色，郭晓婷觉得荣幸而有意义：“对粤剧从陌生到有些了解，我感觉收获非常大，真正明白了什么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希望大家看了剧后也会有更多兴趣去了解粤剧和其他的传统文化瑰宝。”

《珠江人家》中，郭晓婷与饰演大哥的杨烁和饰演二哥的张

翰有不少对手戏。谈及合作，郭晓婷分享道，感入至深的“三兄妹相认”那场戏，是大家到剧组的第一天拍摄的，那时候三个演员彼此还不熟悉，上来就要演感情大戏，挑战很大。郭晓婷表示，剧中的两位“哥哥”平时都非常认真，“在现场，我们会像兄妹一样相处，他们都挺照顾我的。”

问及此次表演给自己打多少分，郭晓婷谦虚地表示满分100分的话只给自己打65分，“粤剧的部分我觉得自己应该做更多的功课和花更多的精力，有可能会完成更好。这个戏毕竟是我一年半之前的作品了，这一年半我有了新的进步，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期待我未来的戏，我会越来越好。”

幕后英雄 粤剧专家为《珠江人家》保驾护航

一部戏要出彩，离不开台前幕后演职人员齐心协力的付出。粤剧表演艺术家欧凯明在剧中献艺，出演了太平戏班男主角。而著名粤剧导演陈少梅和青年粤剧导演郭俊欣则扎根幕后，负责了演员教学、剧目遴选和审片等诸多工作。

欧凯明表示，自己和剧中的班主任在经历和身份上有异曲同工之处：“我从三十岁开始担任粤剧团管理岗位，到今天，也算是做了三十几年的班主任了。拍戏过程中，我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角色放到旧时代的大环境中去展现。另外，我需要思考的是，怎么通过这个戏和这个人物很好去呈现我们广东粤剧文化的精髓，这也是一个挑战。”

身为粤剧表演艺术家，欧凯明经历过各种表演现场，也不乏拍戏和拍电影的“触电”经历，但是此次参演《珠江人家》，欧凯明仍觉得需要调整演出状态，找到和电视镜头契合的点：“我们戏曲是通过‘四功五法’，唱做念打，去塑造人物，演电视剧跟我们在舞台上所有的表演和程式化的节奏都不同，这个挑战在于我们怎么去放松自己，要用一种极其实的状态去呈现角色。”

谈到郭晓婷的表现，欧凯明说自已要为郭晓婷“点赞”，“她很努力、很聪明，通过自己的表演，把粤剧人的那种精神，那种

国家情怀、民族情怀呈现出来”。

陈少梅则揭秘了郭晓婷、曹骏等演员开拍前每天学戏的状态，“两位演员都很年轻，拍电视剧也很好，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演过戏曲，特别是粤剧，这个任务给他们很大压力。我的任务就是到横店去，教他们演戏。演员每天上午从酒店出发来跟我们汇合，我们一句一句地教”。除了现场教学，专业的粤剧演员还把唱段拍摄下来，“我们发给两位演员，让他们慢慢学、慢慢练”。

陈少梅表示粤剧教学大概进行了两个月，《珠江人家》才开机拍摄：“开拍的过程我们也没有闲着，我们就坐在工作间看监视器，如果哪些画面觉得不对、不准确，就会立刻跟吴斌导演沟通，并把意见传递给演员。就这样跟着剧组工作了半年多。”

青年粤剧导演郭俊欣则透露，一开始自己接到《珠江人家》的创作任务时，以为只是“拍几个粤剧的片段然后就可以了”，然而，拿到剧本后，就发现“没有那么简单”：剧组是非常花心思地呈现粤剧文化，吴斌导演开会反复跟我们讨论要在剧中展现哪几个粤剧片段，包括对演员郭晓婷的教学，从开拍到后期审查我都一直有参与，从粤剧专业的角度给予剧组建议；同时，对于我来说，这也是一次宝贵的学习机会，非常难得。”

塞上秋来

□刘利元

苗，夏天长得密密麻麻，开满黄色的、白色的花。风一吹，直挺挺的枝叶与豆荚碰撞，“沙沙”地响。此时的苦豆子，像极了送孩子远行的母亲，千般吩咐，万般叮嘱，慈爱满满。

深秋果香。塞上河套，不仅盛产米粮，也盛产水果。初春开花，夏秋结果。杏子、李子、桃子已经过季，苹果梨挂满枝头。苹果梨厚皮实，极像此间农人的性格。杜梨果指头肚大小，而且酸涩无比。选为砧木，嫁接苹果枝条，便彻底改变性状。枝丫没了尖刺，叶片由一丁点儿的细碎变为巴掌大的宽实，果实则小如拳头大如碗，果皮绿里泛黄，果肉脆爽甘甜。秋风里，清香溢远。偶尔有“扑通”一声，原来是熟透的梨子掉落了。沙枣树，东一株西

一株的，有的长在屋前，有的长在房后。每一株都挂满了果实，成串成串的沙枣，沉甸甸地垂落下来，形成一道道红的黄的或白的瀑布。霜降之后，尤其甘甜。打一竿子下去，“喇啦啦”一下一阵雨。再打一竿子下去，又下一阵雨。树下铺一块塑料布，拣出树叶和树枝，把沙枣聚拢起来，几竿子下去，就能装半蛇皮袋。旷野里，也有很多沙枣树，枣核落地，沾水就生长，越长越旺盛。春天芬芳的花儿和秋天稠密的果实，给苍茫的天宇增添了不同意趣。

胡天八月即飞雪，塞上的天气，一天凉过一天。大雁和燕子南飞了，喜鹊和麻雀感觉有些孤独，左一只又一只待在电线杆上。喜鹊偶尔“喳喳”几声，麻雀“扑棱”飞起来，能在天空聚集好大一群。

群。“哗哗”“咩咩”，暖意融融，四处可见田园牧歌的景象。

此地蒙汉杂居，农民和牧民互帮互助。汉族住在窑洞，蒙古族住在套外。春夏两季，农人赶着绵羊骡子上山。天气转凉，牧人赶着山羊骆驼下山，来了草场，我帮你照看家畜；到了农田，你帮我饲养牲口。田野里，热气腾腾。八百里河套川，阴山南麓，黄河几字背上，清末民初“走西口”的目的地，本是黄河冲积形成的一块大平原。地域辽阔，土质肥沃。玉米、向日葵、白菜收割了，甜菜起了，萝卜挖了，家家户户都在深耕耕地。不见了二牛抬杠，骡马拉犁，但见一台台大大小小的拖拉机在田间穿梭，“突突”声后，胶泥翻起，掀起道道波浪，金黄色的原野正一点点变成深红色的海洋……



石根枫叶情（国画）□胡江

舅舅家的主人公是舅舅。

有时候去舅舅家，舅舅和舅妈却始终琴瑟和鸣，一家人安居乐业。可世事常不如人意。那一年，我还在读初中，外公去世后，外婆孤零零地，经常一个人待在家里，一如既往地忙来忙去。对外婆的人生经历我不了解，只觉得在不知不觉间，时光将她压成一片缓缓下沉闭合的合欢树叶。

我上了高中和大学，就没有去过舅舅家了。等到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初中母校当老师，骑自行车路过舅舅家的巷口，才偶尔去舅舅家坐坐。由于我们两家之间较少走动，我对舅妈有一种疏远的陌生感，但我能感受到，

趁热吃。外婆对我“奴奴”（对小孩的昵称）地叫着，让我恍惚间觉得儿时的那份母爱重现眼前。我的心如冬天里照进了暖阳。

外婆在灶口前席地而坐，生火煮猪食，小天井的两只猪已懒得嗷嗷。外婆面对着灶口，不时拿一束稻草放进去，灶里的火光一闪一闪地映照在她有些斑驳的袖口上，也映照在她布满褶皱的脸上，苍白的脸一会儿变得通红，一会儿又暗下来……

当我离开任教的学校再到广州读书时，勤劳、慈祥的外婆走了，但她那双被岁月熏黑的眸子，散发出无尽的温柔母爱，一直在

祖母有时带我们兄弟几人到附近的“的彩”“广寒宫”或“美利权”冰室，饮冰水吃雪糕，用厚纸裹几根“雪条”带回家

羊城话旧

□王厚基

有岭南特色的骑楼街。小时候，我就住在老城区这样的房子里。

记得当母亲千方百计托人从上海买回一台“华生牌”18寸座扇时，街坊们都投来艳羡的目光。为求凉快，人们夏天都爱穿一种叫竹纱布做的衣服，每逢入夏，祖母身上的阴丹士林布便会换成深啡色的竹纱布衣，这种材质做的衣服可以阻挡紫外线，特别适合南方炎热的气候。我家也和许多家庭一样，爱用竹、藤一类家具，大热天时，往竹椅藤椅上一坐，周身热气顿消。那时广州有多处专卖竹、藤、木家具的一条街，生意远比皮革兴旺。

夏日，火红的晚霞将要落尽时，晚饭后的街坊邻里，身穿竹纱衣裤，手里悠然地摇着一把葵扇，来到天棚的花架下，坐在藤椅上呷一口微温的茶，话家常。

小时候，年复一年的夏日的黄昏，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帮大人们提水上天棚，不只是浇花，还将水洒在天棚的砖阶地上，泼在瓦背上，让一天的暑气随夕阳落下，换来一个凉爽的夜晚。水一泼到瓦片瓦筒或阶砖上，便听到轻轻的“吱吱”声，如同在滚烫的铁锅上洒了水，一股股蒸气往上窜，水立时没了踪影。再泼时，用手沾去瓦面上的水，竟还是热的。那时，晚风吹来，地上、瓦背上的热气慢慢散去。

晚上，祖母有时带我们兄弟几人到附近的“的彩”“广寒宫”或“美利权”冰室去饮冰水吃雪糕，用厚纸裹几根“雪条”带回家。有时，父亲在水缸中捧出已浸泡多时的西瓜，我们索性就在天棚的花架下，大快朵颐，乐也融融，享受一天里难得的清凉……

一片温柔的合欢树叶

□林宏生

她坐在灶前烧火。外婆见到我，露出欣喜和温柔。外婆看着我，记不清她跟我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她让我留下来吃饭。

听说母亲长得像外婆，我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外婆的身上。只见外婆坐在灶前的地上，看着灶火，表情温柔、安详、慈爱，她时不时地把一些稻草放进灶膛里，然后转过头来跟我说话。

外婆一共生了三女一男，我母亲最大，舅舅最小。外婆皮肤白皙，塌鼻梁，身材小巧。看着眼前的外婆，一种酸酸的感觉在我心底涌起，不禁想起母亲。

后来我每次去舅舅家，经常看到外婆在做家务活。

外婆从没在我面前提及我母亲，也许是怕我难过。可是，当生活遇到一些不如意，我还是会想起母亲来，心中不禁浮起淡淡的哀愁。

记得有一年冬季，邻家飘出了十全大补炖鸡的浓浓药香，听到邻家母亲不断劝孩子们喝鸡汤，我呆呆地坐在自家后门的门槛上，心中有一缕说不出的凄凉感觉。

听说外公好酒，经常去附近